

小說家 Aube Rey Lescure：寫作是一場新奇的冒險

去年 Aube Rey Lescure 憑藉其首部小說《River East, River West》入圍了 2024 女性小說獎，在全球讀者視野中嶄露頭角。作為一位有過在東北、上海、法國普羅旺斯以及美國多地成長經歷，且兼有法裔華裔身份的美國作家，她於早前來港參加「香港國際文學節」以及香港浸會大學「國際作家工作坊」並與讀者交流。

「我上次來香港還是在 1 歲的時候。」儘管對香港並不熟悉，Aube 卻與香港一見如故。「我非常喜歡香港這個城市所包含滿滿的能量。」摩天大樓，人流如織，在香港的城市叢林之中，好似有無數的故事即將展開。

●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藝

在香港的三周半時間裏，Aube 充分地香港的每一處空氣緊密互動着。飲食是文化的縮影，既鍾意四川菜也十分熱愛香港美食的她，甫到香港就開始了她的美食尋覓之旅。「旺角上海街有一家腸粉簡直太好吃了。」她不吝讚美，「那可能是香港最順滑的腸粉，我吃了一整盤。」作為老饕，她提到自己尋找美食的一大秘訣就是，來到任何地方一定要去品嚐當地的地道食物，「尤其是吃一些平時難以品嚐到的食物。」她笑着說，「所以我不會在香港去主動吃意大利菜和法國菜。」

「坦白地說，香港絕對是我在世界上最愛的城市之一。」接受訪問當日，距離 Aube 離開香港回波士頓僅剩四天，從九龍城的美食之旅中匆匆趕來的她，神情間兼有興奮與惆悵。「香港一定是一個我可以一直探索的城市。」這種對於不同文化景觀的興趣與欣賞，跟 Aube 的成長經歷不無關係。

創作落滿在世界間行走的印記

作為混血兒的 Aube，父親是東北人，母親是法國人，她曾在大连生活，也曾在上海公立學校就讀，也有過若干去法國度過暑假的體驗，這在無形中給了她很多跨文化視角。對於從小就在不同城市間穿梭的 Aube 來說，「家」的含義也在更新，「家不是有形的房屋，更重要的是一種記憶和感覺，上海總能令我感到快樂和滿足。」承載了自己青少年時光的上海，對 Aube 自然意義重大。「上海」也在她的小說中佔據不小的分量。Aube 的首部小說《River East, River West》以混血兒 Alva 和其繼父 Lu Fang 的故事為索引，呈現着跨文化背景下的細微人物故事。在個體的抉擇和情感中，展現了本世紀初的上海以及上世紀八十年代青島的時代變遷，讀者可以在其間讀到 21 世紀西方的經濟、文化、人口進入對亞洲城市的巨大影響。

作為一部用英文書寫的小說，《River East, River West》的第一批讀者則必然是來自英文世界。「但當我在歐美和讀者見面時，人們其實不會非常了解這些故事發生的背景。」Aube 指出，每一部小說都有其自身承載的母題，而人們對於母題的理解則無不受到環境和文化的影響，因此在香港探討這部小說跟在波士頓或倫敦來談論它是完全不同的。「在香港，我不太需要多作解釋。」Aube 指出，香港多元融合的特性，使得香港讀者本身就更具有「跨文化」的體驗和視角，與此同時他們在成長中也經歷時代帶來的各層面的改變，「把作品帶到香港，對我的意義非常重大。因為這是第一次，我把小說帶到了一個大家更加看得懂的地方。」

喚起對優越性族群的反思

在 Aube 眼中，香港另外的一大魅力是其驚人的「包容性」，來自不同國度、文化的人都更可能對香港產生「第二故鄉」的歸屬感。Aube 認為這一點十分值得深入探討，「我也很好奇，當外來者在說香港是我的家時，跟本地港人對香港的情感是否類似。」

作為受外來影響頗深的城市，上海和香港在諸多方面都異曲同工。Aube 指出上海和香港都是經濟和金融重地，在過往的歲月裏吸引了大量外來投資，隨之而來的，是大量外國企業、

高管和員工。「這些人被承諾有遠高於當地平均水平的收入和分紅。」在這種情況下，Aube 指出很多來自西方的階層優越者常常會無視當地社會的真實面貌，甚至對於發生在他們的「華麗生活泡泡」以外的事情毫不在意。

「我想可能最糟糕的感受之一是，本地人在自己的家鄉、在自己的城市卻感覺自己更像是次等公民，有『低人一等』的感覺。」而與之相對，在外來的強勢經濟影響之下，外來的居民反而會將其「入侵地」變成他們自己的「遊樂園」，產生巨大的文化優越感。「我希望他們可以睜開眼睛看看，這已經是 2025 年了，但是殖民統治的變相影響其實還是存在。」Aube 認真地說。這種「反思性」也正是她想通過這部作品去傳達的。

小說創作是一場個人化的馬拉松

四十多年前，一位法國女性來到中國大連，與一位東北男性相戀，並在丹東結婚了。「這就是我所知道的故事的全部。」Aube 笑着說。對於父母戀愛的細節，她亦不甚熟知，但在她看來，這對於小說的創作無疑是一件好事。「所以我可以不完全拿走他們的故事，但他們的背景又可以給我很大啟發，我能在此基礎上創造新的故事和人物。」對於書中的女主角 Alva，Aube 心情複雜。「因為我希望這個角色有她自己的特質和性格，而不只是和我一樣。」在書中，女主角 Alva 做的諸多「糟糕而危險的決定」，以及對於美國極為強烈的情懷都是她個人的反面。與此同時，她也賦予了這個角色種種自己記憶中的細節。和很多青春期的孩子一樣，年少的 Aube 十分喜歡看美劇和綜藝，這些特點也都體現在了 Alva 身上。

或許，任何一部小說的開啟都需要某種機緣。Aube 回憶，《River East, River West》的創作共歷經了六年的時間。最初只是想寫寫和自己童年時期相似的主人公，「我小時候也是被要求去上數學輔導班，因為我的媽媽認為我的數學成績有些下降。」但這一回憶的開關打開，也令更多的思緒湧出了。「我很想寫自己的故事，但 25 歲顯然不是一個能夠寫回憶錄的年紀。」這時候，「小說」無疑成為了更好的方式。「但寫作小說意味着要創造體量更大、有結構、場景和人物角色，並不只是將記憶加上各種形容詞。」這顯然並不容易。

經歷了三年堅持不懈的寫作後，Aube 終於完成《River East, River West》的雛形，然而之後又是漫長的與出版經紀的接洽和溝通。這一過程中，Aube 經歷了和許多新手作家一樣的等待時光。進入出版程序之後，她又花費了一年的時間去修改稿件。「從頭到尾，我大概花費了六年時間在出版第一本書這件事上。」



●Aube Rey Lescure（左二）參與浸會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活動。



●小說家 Aube Rey Lescure 陳藝 攝

寄語女性作家主動爭取機會

對於 Aube 來說，寫作無疑是一場不知結果的新奇冒險，畢竟作為一位嶄露頭角的女性作家，能夠同時獲得來自讀者和行業的認可並不容易。「對於同樣的工作，女性往往可能需要花費更多的精力去證明自己是認真的，去證明自己的分量。」Aube 指出，長久以來，在嚴肅文學的寫作領域中，似乎出版商和媒體都還是傾向於認可男性，在文學史上，男性創作者被稱為「大師」的比例也大大高於女性，「就好像所有人都閱讀金庸，但只有女性讀者會閱讀瓊瑤或者某種女性作家的創作。」Aube 期待，在文學世界中矗立的性別高牆可以逐漸被打破，但同時她也指出，這需要女性自身以及社會層面的共同進步。

事實上，早在 1929 年女作家弗吉尼亞·伍爾夫就曾在《自己的房間》中以辛辣的口吻點評過女性從事寫作的特殊處境。在伍爾夫來看，女性的寫作水平看起來似乎「不如男性」，並非是因缺乏才華，而是缺乏機會。Aube 對此表示認同。她指出，女性可以接受良好教育、獲得更好的經濟支持這件事距今尚不到一百年，並且從現實情況來說，「以寫作為生」始終都有巨大的困難和風險性，離不開包括家庭在內的支持系統。Aube 建議想要和她一樣從事寫作之路的女性，「要習慣於可能暫時掙不到很多錢」以及「學會和風險、不穩定性共處」。

她還指出，相較於男性，女性作家在職業生涯中更害怕去「爭取機會」和「尋求幫助」，在攸關利益的關頭往往會因「難為情」而不敢提出自己真實的訴求。Aube 分析說，這或許是因為在傳統的慣性中，野心勃勃的女性總是被冠以「不通情達理」、「慾望太多」或者「不夠純粹」的標籤。但實際上，「如果你從來都不主動為自己爭取任何事，而只是等待機會降臨，只是因為你太害怕去面對不舒適、不自在的情況，那麼你將很難進步。」

「我會這樣說，其實也是在提醒我自己。」Aube 極盡坦承道，「我必須每天都提醒自己不要害怕去請求幫助，因為這是這個行業運轉的基礎，這在人文藝術領域尤其如此。」

鐵筆千秋 匠心永續

張樾丞篆刻藝術研討會在杭召開

4 月 9 日，「鐵筆千秋——張樾丞篆刻藝術研討會」在浙江杭州西泠印社孤山社址舉行，同期《張樾丞印存》新書首發。此書收錄了民國時期各界名流常用之印千餘方，不僅為印學創作提供典範啟示，也為近代社會史的研究和藝術品收藏鑒定提供了實物佐證。

張樾丞（1883—1961），名福蔭，字樾丞，河北邢台新河縣人。他勤於鑽研印藝，師古而不泥古，勇於創新，刀法遒勁圓潤，獨具神韻。治印講求布局、章法端莊大方，印文則兼善各體，六書無一不精，善戰國古璽、秦漢印章。素有「鐵筆聖手」、「銅刻聖手」之譽。

弱冠之年他即開設名聞南北的同古堂，懸潤治印。1908 年，他為梁啟超刻製「龍飛虎臥」印而一舉成名，至民國時已聲名大噪，各界名流都不惜重金，以得到他的印章為重。溥儀、載濤、載澤、徐世昌、康有為、魯迅、張大千等均存有所刻治的印章，張樾丞一生刻治的印章堪為「半部民國人物譜」。

1949 年 6 月，張樾丞受邀鑄刻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之印」。在接受治印任務後，他設計了四張印樣，分別為隸、宋、漢篆、秦篆四種字體，最後由毛澤東選定為細明體印樣。目前，這枚印面邊長 9 厘米、章體厚 2.5 厘米、柄長 10.9 厘米，銅胎鑄字的「開國大印」已作為國家一級文物，展出於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。

據悉，此次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和中國電力出版社聯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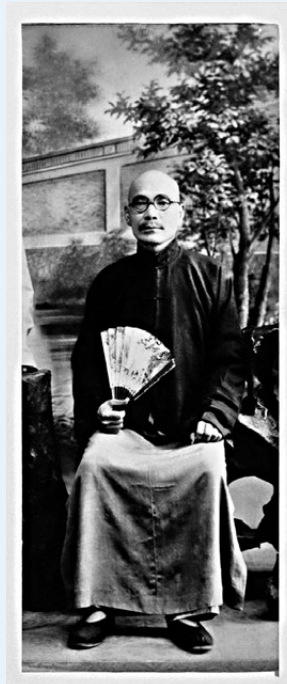
出版發行的《張樾丞印存》，是其孫張國維歷時數年，不懈搜集祖父作品，在《士一居印存》的基礎上重新編印。「說到祖父的藝術成就，繞不開的一個話題就是 1934 年出版的《士一居印存》。」張國維介紹，《士一居印存》在三十年代首發後，自八十年代開始陸續復製出版。而此次出版的《張樾丞印存》在前幾版《士一居印存》基礎上，增加了社會出版物有明確記載的張樾丞所刻印章。

「比如在魯迅日記中有明確記載為同古堂張樾丞刻治的，摘錄了二三方。同時將原本印存中屬於同一人的印章這次也做了集中，便於讓讀者看得更清楚。」張國維表示，希望通過這本印集，讓更多讀者看到張樾丞的藝術世界，熱愛印章篆刻藝術。

「《士一居印存》收納了張樾丞先生從晚清至 20 世紀三十年代的作品，淋漓盡致地體現出他兼收並蓄、推陳出新的藝術風格。而且印存中包含眾多各界名流的印鑒，為我們了解 20 世紀前半葉的文人文化打開了一扇窗口。」西泠印社出版社總經理來曉平表示，「此次推出的《張樾丞印存》在《士一居印存》的基礎上有了進一步擴充，新增的 20 世紀四五十年代的作品，讓張樾丞先生的藝術發展脈絡更為完整。」



●《張樾丞印存》收錄民國各界名流常用之印千餘方，為印學創作提供典範啟示。受訪者供圖



●張樾丞素有「鐵筆聖手」之譽，篆刻「開國大印」。受訪者供圖

品讀茶書

作者：林雪虹、慕方顯
出版：中華書局（香港）

本書以新時代茶人視角，整理文獻，輔以古畫、照片、手繪插畫，以大眾易懂的方式，精選多部適合當下應用的茶書品讀。全書會從西漢的文獻以至唐宋茶書開始，漫談中國茶道源流；又選讀明清茶書，窺探不同朝代的茶文化和特色，甚至以當代器物，重現茶書提及的花茶製法、唐代煎茶法和宋代點茶法步驟，每步均附圖片說明。字裏行間既學習前人心得，亦思考今昔之別、茶書於當下生活的意義。

靈隱

作者：葛亮
出版：聯經

第十屆紅樓夢獎首獎得主葛亮又一長篇力作。一樁倫常血案，父與女，從此踏上截然不同的命途……南華大學教授連粵名，何以在家業、事業有成後，卻淪為殺妻重犯？連思睿，在父親被指控殺害罹患精神病的母親後，帶著年幼的兒子阿木，獨自面對一個對她極不友善的世界。為求內心的安定，她投身佛堂，成為義工，也因此結識了木雕匠人段河。段河的過往如同一條分支錯綜的河流，溯流而上，竟能看盡時代的繁華起落；看他歷經滄桑後在現實平靜流淌，恍如映照自身，她才明白面對再難的事，誰又能輕易說放棄……將念執起，亦需學會放下。活着，不只要度人，也要度己。讓身在城市俗塵中的自己，有能力建築出一座安放心靈的園林。